

【明镜杂谈】

新“农夫与蛇”的故事

□ 丁 子

邪教便是邪教，就如农夫救下的那条毒蛇一样，翻脸无情永远是其如影随形的特征。

前不久围绕“法轮功”与当时台北市长热门人选柯文哲及加拿大《多伦多星报》的一些纠葛，再次暴露了“法轮功”邪教组织的这一邪恶嘴脸。

这事还得从美国人葛特曼所写的一本书说起。这本书是葛特曼在“法轮功”操纵下杜撰的关于“法轮功”臭名昭著的“活摘”谣言内容的

书。该书出炉后，“法轮功”对该书及采访并刊载葛特曼访谈内容的加拿大《多伦多星报》赞誉有加。“法轮功”的吹鼓手童文薰更是直接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并贴到社交网站，企图在台北大选前利用热门人物柯文哲（时任台大医院创伤医学部主任、医学院教授）人气借机炒作“活摘”，因为此书中有一些关于柯文哲的内容。

然而，柯文哲却不买“法轮功”的账。他迅速发表声明，并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事实真相驳斥其谣言：一是“法轮功”炮制的大屠杀》（葛

特曼的那本书书名）歪曲事实；二是该书穿凿附会（如书中一些关于他说的话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有说过）；三是“活摘”之说荒诞不经，在细节上根本站不住脚。并且还正式委请律师发函葛特曼，要求更正书中不符事实的内容。此事让“法轮功”恼羞成怒，一时手忙脚乱：台湾“法轮功”头目张清溪说对此事“不做任何声明及表示”；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头目朱婉琪紧急通知手下，为避免造成更大损失，不要再传柯文哲证实“活摘”的访谈内容；而对于最早刊载葛特曼访谈内容的加拿

大《多伦多星报》，“法轮功”媒体更是由最初的赞誉有加、追捧不已翻脸将其列为十恶不赦的恶棍，大骂不止。奈何《多伦多星报》，转眼间佳人变恶棍。

“法轮功”的这种翻脸无情绝非个案，这是由其邪恶本性决定的。“法轮功”本无固定的道德标准，谁对其有利，就是再生父母，谁对其不利，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首先，从其赖以生存的“法理”看。他们将父母之爱、夫妻之情、手足之义、孝悌之本等基本人伦道德进行颠覆，“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谁是你真正的亲人哪……一生一世的，每一生每一世你有多少父母，有多少妻子儿女、姐妹兄弟呀……你都数不过来……哪个是真的……”。试想，连最基本的人伦道德都不认，它怎么会有情有义，有始有终！

其次，从其处事做派看。“有利是朋友，无利是敌人”，这是“法轮功”区分善恶的唯一标准。曾经有“大功”于“法轮功”的弟子遭遇便是佐证：“法轮功”媒体主编邱庆庆因为与李洪志、“法轮佛学会”有不同意见，被烙上“特务”印记予以除名；“法轮功”的铁杆分子樊延瑜、钟政，因为不满佛学会和“法轮功”第一媒体，也被诬为特务予以除名。那么，既然加拿大《多伦多报》的行为已经无益于“法轮功”，那下场当然只能是从“卿本佳人”变成十恶不赦的恶棍了。

不过这件事倒是给某些世人提了个醒，对待“法轮功”这种邪性十足的组织，千万不要以为它会‘受人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只要稍有偏差，“农夫与蛇”的故事便会在你身上重演！



【明镜心语】

“百灵火”的是与非

□ 栾子英

过年的习俗很多，记忆中热闹而有趣的习俗除了正月十五闹花灯，就是正月十六烤“百灵火”。

烤“百灵火”也叫烤“柏龄火”或“百龄火”，民间有“烤柏龄，去百病”之说。这一习俗据说主要集中在河北中部的一些农村。这一带的人们习惯称柏树为柏龄树、百龄树、百灵树，所以烤“百灵火”主要是用柏树的树枝点火。但烤“火”的时间并不一样，似乎从正月初五开始一直到正月结束都有烤“火”的，不过更多的地方是集中在正月初十到十六这几天。烤“火”这一天晚饭要捏饺子，说是捏老鼠嘴，捏住老鼠嘴，一年不

生鼠害。吃了饺子，孩子们抱来早已准备好的柴禾，主要是柏树枝和植物的秸秆，还有已经废弃不用的容易焚烧的破旧家当，在自家的大门口点起一堆火。那场面非常壮观，家家户户门前都会有这样一堆熊熊燃烧的火焰，火烧得越旺，寓意今年的日子过得越好。烤火时，大人小孩要在火堆上跨越，烤遍全身。有些老人还要在火里烤一些食物，说是吃了可以免灾去病。孩子们则用一个长长的树枝插上馒头、年糕等在火上烤熟了吃。这时，人们还会燃放鞭炮，那场面，真是热闹，天上是此起彼伏的焰火炮声，地上则到处是熊熊燃烧的火堆，人们围在火堆旁，把脸烤得红红的，身上烤得暖暖的，孩

子们在火堆旁蹦来跳去、打闹嬉戏，不时被长辈呵斥两声，真是说不尽的惬意。

但是这种一年年、一代代延续至今的风俗，到底是不是真的能祛百病，我无从得知，也无从考证。柏树枝是药材，能够治一些病，这倒是真的。是不是经历了一冬严寒的柏树药力在这个时候是最强的，闻一闻这个柏香味对身体真的有什么好处呢？也许有些道理，但能祛百病的说法我是不敢苟同的。不过现在烤“百灵火”，其寓意已经远大于这种意义了，所以那火苗是越烧越旺，火堆也越来越高。由此也带来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过去烤火，只是象征性地摘一些柏树上无关紧要的小树枝，主要是焚烧柴草，但现在随着火苗越烧越旺，被烧掉的柏树枝却是越来越大，甚至连整棵的柏树苗都被烧掉了。一些不法商贩看到了“百灵火”的商机，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他们就会不知从哪里砍伐来许多的柏树枝（苗），在马路边、街道上兜售。

大堆大堆的柏树枝堆放在地上，短树枝用绳子扎成小捆，长树枝（苗）则一根根单独摆放在旁边，看着就让人心悸。就因为人类要赚这几个昧心的小钱，柏树就遭了大难，大树难以为生，小树惨遭灭顶。柏树本来生长就非常缓慢，“百灵火”演变成这个样子，树何以堪？

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好事也可能就变成了坏事。且不说越来越大的“百灵火”火苗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就那许多地方满山翠柏一去不复返的现实，也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年年岁岁烤“百灵火”，一代代沿袭下来的这种习俗，本来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也算是一种民间文化的传承，而且也难说对身体没有好处，却因为人的愚昧和贪婪，成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甚至可能带来火灾的恶习陋俗。

“百灵火”，曾经给人们带来多少欢乐的“百灵火”，是否也该革故鼎新了呢？

【文学连载】

我与李洪志一家在泰国的日子



第 9 章 师父管理 商业运作

李洪志不出席活动的时候，都是陪着我的儿子大宝一起玩耍，当时二宝还没有出生。

李洪志对我说：大宝的名字就叫“宝圆”吧，如果以后你们还有孩子，无论男女孩，那么就叫“宝满”。如果还有三宝、四宝、五宝，可以叫“宝真”、“宝善”、“宝忍”就更好一些。后来，我的大儿子就叫——孙宝圆，二儿子就叫——孙宝满，取义“圆满”。

当然，我与李萍后来也没有再生三宝、四宝和五宝，所以这些“好听”的名字，也就没有用上。

每次李洪志到我家，都要与大宝相处很长时间，不但给孩子买吃的、用的，还有玩具，两个人处得像父子一样，有时李洪志还会逗大宝问：“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舅舅？”

大宝回答：“舅舅。”

李洪志又问：“那么你跟舅舅去中国吧。”

大宝说：“去中国好玩吗？舅舅，我要去中国。”

那时，我只当是李洪志在逗小孩子玩，也没有多想。

有一天，李洪志与我在一起谈话，他告诉我他去了全世界很多地方，且去了美国。他说了对美国的印象，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大谈美国如何民主，如何宗教自由，并告诉我，他十分向往。

他从公文包中取出几份英文资料，放在我面前。我拿起来仔细查看，原来他在美国获得了很高的认可，美国休斯敦市政府还给他搞了一个“李洪志日”活动。这几份英文资料，即是美国休斯敦市市长颁发给他的“荣誉市民”证书及“亲美大使”的称号。

我看完证书吓一跳，告诉他，可以先去申请绿卡，过一到两年就可以取得美国正式公民资格了。他收起笑容，耐心地问我各种各样有关移居美国的问题。

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时候，李洪志已经在考虑移民美国的事情了。后来，李洪志的确取得了美国公民证。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会如此垂青李洪志呢？

谈及我的工作，李洪志也是问得特别细致，还问我产品如何生产及如何销售，如何经营管理好一家公司，如何找到法律法规的漏洞，如何避税，公司账务方面如何做，政府方面来查怎么办，怎么管理工人等等。

我问他，你要开公司吗？他说不是。他说他对前不久正大集团钟先生管理“法轮功”的一些方法感触很多。还说正大集团的许多管理方法是很好的，但

他无法接受。他正在考虑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管理“法轮功”，既不松，也不紧，恰到好处。

为扩展及增加泰籍不懂中文的“法轮功”学员，让他们更好地学习“法轮功”，李洪志所带的《中国法轮功》一书，也是交由我找翻译公司翻译成泰文，而原中文书就在泰国复印300本连同录像带一起发售，或者赠给愿意学习大法的人，后来又多次翻印。

另外，他还拿出在中国办“法轮功”座谈会准备发给弟子的纪念品，问我从商业的角度如何让这些纪念品产生经济利益，并说除了原有的录音带、练功带及书籍，可以做更多产品，可增加收入，来弥补资金上的缺口，我从商业的角度告诉他只要有市场需要和市场潜力的东西就可以产生经济利益。

他接着说他打算做关于“法轮功”的一切产品，用来出售赚钱，例如徽章、围巾、手帕、链条，把录音带可改为CD片。还有更多的产品，比如，练功帽、练功服、练功鞋、练功袜、练功垫、法象图等，反正一切有用的产品都可以卖。

我觉得李洪志越来越有商业头脑，有时他的想法运转之快，已经超出了一般商人的智力，比起普通人要高明很多。

1995年11月2日，由于要赶时间，我叫司机开开车遭遇车祸，人没死，但受重伤。

当时，李萍已怀着我的第二个孩子——二宝，也是快要出生了。我被送入曼谷大医院，在急救病房昏迷七天七夜不省人事，李萍急得想哭，又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有人对李萍说，李洪志师父怎么没有给自己的妹夫安装“法轮”和“人体安全罩”？不过，师父的法身无处不在，世间的事无所不知，加之他法力无穷无边，为何不打个电话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叫他尽快乘坐最快的航班来曼谷，就怕来晚了，恐怕佛祖在世，也没有办法了。

李萍只好哭着打电话找李洪志，请他来看我，帮我医治伤情。他在电话里非常生气，并对李萍抱怨我说，开车速度每小时190公里，简直是要命了，为什么开这么快，为什么不遵守交通法规，这样快的速度，神仙都没有命了。

后来，他答复李萍说：他很忙，会安排时间来的。

原来当时李洪志刚刚出版了《转法轮》一书，他忙着到全国各地讲法，会见一些各地的“法轮功”站长。年中，接到一个法国老板的邀请，李洪志又到法国和欧洲各国去传功，我出车祸这段时间，他都是在欧洲各国传功。这期间，他刚好又接到澳大利亚方面的邀请，所以很忙。

当时我和李萍都在痛苦中坚持，正在经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还好，泰国的医疗措施和医疗设备均是世界一流。经过八天的治疗，我脱离生命危险。

李洪志于11月20日到曼谷医院看望我的时候，我已渐渐好转。他一到医院就开始用气功帮我治疗，用手在我身上和脑部比划。他没有接触到我的身体，一会用手掌拍，一下用指尖戳，还对我说，他的气功的磁场和气场很强，他现在用外气给我治疗。他指着我的脖子后部，问我有没有感觉到热？

“菊花也死了，和珍珍一样摔死的。”

“她们不是练‘法轮功’的吗？也会死呀？天天鼓动这个鼓动那个练她们的‘转法轮’，她们倒先死了，看来这‘法轮功’还是不爽啊。”前一阵周日回老家，我听到了人们这样的议论。

菊花是谁？珍珍又是谁？

菊花和珍珍是姐俩，菊花是妹，珍珍是姐，姐俩还都嫁到了我们村。姐俩都是练“法轮功”的人，姐俩不仅自己练，还总是想拉上别人一起练，今天碰上张三告诉人家练“功”好；明天碰上李四让人家“退党保平安”；后天看见王五给人家说“法轮功”不仅能治病，还能修仙成佛，长生不死；碰上个集市、庙会什么的，见人就塞“法轮功”的光盘、传单。为这事，县里没少给姐俩举办学习班，但回来照旧，光我那在老家的姐姐就被动员了不知多少回。我姐开了个小门市，姐俩只要去买东西，肯定会给我姐说她们的功法多么多么好，她们的师父多么多么能耐，能如何如何保护她们逢凶化吉等等等等。我姐碍于她们是来买东西的，不好说难听话，只好敷衍两句，打发走了事。所以一直到死，她们都没有放弃让我姐信她们的那一套。这次回去后，我姐告诉我，差不多去年秋收的时候，珍珍上房去拾掇晒的秋粮，结果不知怎么就给掉了下来，当场就摔死了。这不，前几天菊花不知道上房干什么，也是不小心踩空掉了下来，没送到医院就死了。

“你说这也怪了，姐俩连死的方式都一样，这练‘法轮功’的人就是邪门。”在我姐门市闲歇的一个本家婶子感叹道。

“这下村里人该彻底不信‘法轮功’了吧？”我问。

“其实，大脑正常的人，从政府取缔他们的时候就都不信了。”婶子说。

“不过也有例外，后街姚俊看着挺聪明的一个人，到现在还信呢。”姐姐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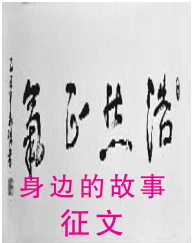
“那他怎么看菊菊她们的死呢？”我又问。

“听别人讲，姚俊说她们心不诚，所以他们的‘师父’没有保护她俩。”姐姐说，“我看是姚俊迷糊了，菊菊她们从‘法轮功’一传到咱村就练上了，这么多年一直给‘法轮功’做事，要说这姐俩对‘法轮功’都心不诚，那这世上就没有对‘法轮功’心‘诚’的人了，连这姐俩都不保护，他还保护谁？”

“咳，都是糊弄傻子的，正常人谁信呢？”婶子不屑地说。

『法轮』姐妹之死

□ 袁子照



【书法】



作者：张洁

我说没有。他又用手指转了几个圈。他问我有没有感觉到冷？

我说没有。他又用手掌拍了几下我的脖子。

又问有没有感觉到麻木或酸胀？

我说没有。他又用拳头在我胸前捶了几下。

又问有没有感觉到痒、痛、跳动、针刺感、压力感、风吹感，其中任何一种？

然后用像鸡蛋一样大小的眼珠盯着我，且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我颤颤巍巍地说，好像有一点。

他赶紧问我有一点点什么？

我回答说压力感。

他急忙说他的外功已经对我起作用了。

我如释重负，轻轻地抹去额头的汗珠。

他接着说，我将会感觉到有特殊的气味，有飘浮升腾感，会出现出汗、抽动、肠鸣、呼吸紧迫和莫名的轻快感。

我回答说我感到在出汗和肠鸣。

他说我眼前将会出现很强的光感，然后就是睡觉感。

我慢慢地闭上眼睛，等待“睡觉感”的来临。

气功治疗大约30分钟后结束，然后他很严肃地对我说，我的所有经脉已被打通，周天已经顺畅运行，现在我已经恢复，可以下床走动了。

迫于他的坚决，我只好强忍着疼痛下床来稍稍动一下，却满头大汗，浑身剧痛，但是我为了在舅子面前表现得好一点，还是违心地说：好多了，好多了。

经过在医院的治理，我可以自己下床走动。我对李洪志说，气功还是有一定疗效。李洪志听我这样说很高兴，并说我的根基不太好，我属于对外气不敏感的体质，否则早就好了，说我现在已成新人了。

我还没弄清楚他就走了。⑮

（未完待续 摘编自凯风网）